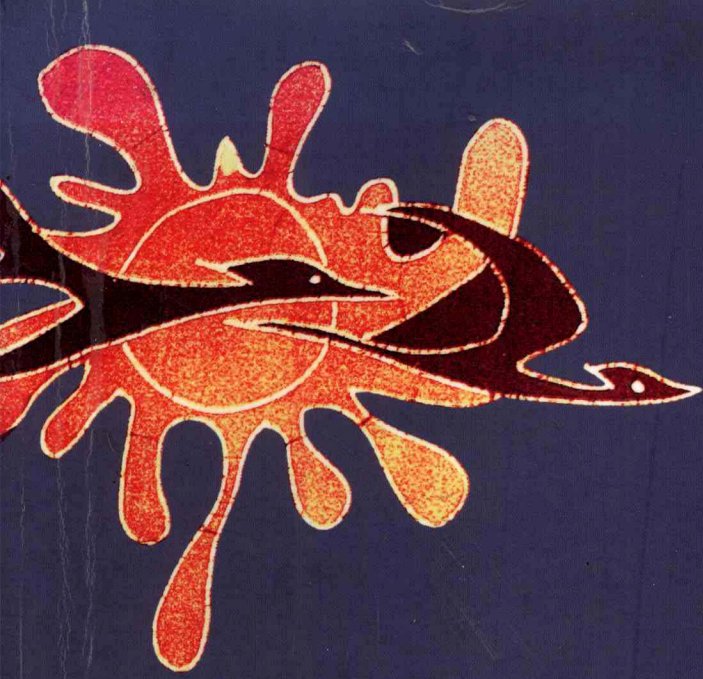




今

生

有

缘

丁盈川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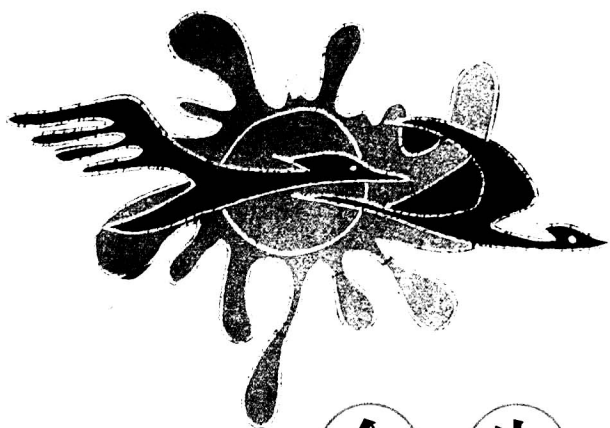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今生有缘

丁盈川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生有缘/丁盈川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5063 - 3437 - 2

I. 今… II. 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0386 号

## 今生有缘

---

作者: 丁盈川

责任编辑: 潘青萍

装帧设计: 03 工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字数: 100 千

印张: 16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437 - 2

定价: 24.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丁盈川, 1942年6月生, 祖籍

杭州, 生于浙江龙游, 长于安徽黄山, 长期工作在陕西西安。1964年毕业于理工科大学, 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及政府公务员, 业余时间却酷爱文学创作, 尤喜写小说。16岁上高中时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至今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04”号产品》, 中、短篇小说数十篇, 另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游记等见诸报刊。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理事。



### 第一章

死了十三年的祖母给我父亲托了一个梦。那是1957年的初夏, 当时我在安徽皖南山区老漢市的新安高中念书, 我又父则在离老漢280里外的石埭县县城广阳镇。

有天半夜我阿爸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猛地一下弹坐了起来, 连滚带爬地跑到隔壁的奶奶也吵醒了。她顺手一摸阿爸, 冰冰凉, 冷汗浸透了。小布衫裤裤裤浑身冰凉。

“元强, 怎么啦?” 她急切地问。“阿爸还没有从‘梦’里醒过来, 迷迷糊糊的。”阿爸还没有从“梦”里醒过来, 迷迷糊糊的。

面对着爷爷

同。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诉说:

献 给

认识和尚未认识的人们

# 序

金云山早就想写一本自传体的书,因为他讲:政治家自然有人写传记,名人可以自己出传记,而大亨们则会掏钱雇人编传记。

那么,像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在人间占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芸芸众生呢?

就让我来写吧!他自告奋勇。

果然,一年后他捧出了一大摞稿子,写的是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平常百姓的喜怒哀乐,凡夫俗子的酸甜苦辣。自然,还少不了孔老夫子所说的人之两大天性:食和色,吃喝玩乐与情欲性爱。

那里头的人,用的是张三的脸,李四的身子,王二麻子的胳膊腿,全是日常见的;而其中的事与物,则是南山种树搬到北岭砍伐,东庄刨坑挪在西园葬花,更将那狂蜂偷蜜翻作彩蝶戏蕊。反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作假时真亦假,假作真时假也真。虽然并非照搬真人真事,颇多虚构,倒也合情合理,不失历史的真实。

因此说,它不能算传记,而只能称之为“小说”。

于是,便有了您现在手中的这本小书。

且看正文。



# 第一章

死了十三年的祖母给我父亲托了一个梦。

那是在1957年的初夏，当时我在安徽皖南山区屯溪市的新安高中念书，我父母则在离屯溪二百八十里外的石埭县县城广阳镇。

有天半夜我阿爸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腾的一下弹坐了起来，连带着把睡在身旁的姆妈也吵醒了。她顺手一摸阿爸，冰冰凉，连贴身的小布衫裤都被浑身的冷汗湿透了。

“元强，怎么啦？”她急忙问。

“我——我做了个噩梦。”阿爸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恐中灵醒过来，木木地说道，“梦见姆妈的棺材被人撬开了。”

“瞎讲！这么多年放在那里都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出事？你这是心理作用。”姆妈安慰着。

“但愿不会、不会。”阿爸仍捂着脸喃喃地说，他也不愿梦境成为事实，“但是我在梦里明明看到姆妈的棺材被撬开了，姆妈躺在里面向我哭！”

“不要瞎想，睡吧、睡吧。”姆妈像哄孩子一样，拿了套干净布衫给他换上，然后扶着他躺下睡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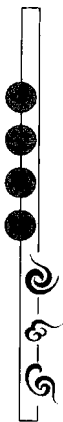
可是他俩这一夜都再也睡不着了，不祥的征兆，像铅块一样沉重地堵在了胸口，难以喘息，更无法合眼。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又熬到八点钟邮电局开门，那时候电话极少，急事全靠上邮电局打电报。

阿爸的脚刚跨进邮电局的门槛，正碰上背着邮袋准备出门的邮递员，因为熟悉，邮递员马上喊道：“老金，正好，有你一封加急电报。”

阿爸的心陡的一沉，接过电报，签了收条，忙颤抖着拆开封皮，只见





电文上赫然一行字：

“母棺被撬速来屯。”

阿爸一看，不由得“激凌”打了个寒噤，浑身的汗毛倏的全竖了起来。天啦，冥冥之中真有鬼神，这噩梦竟是这般灵验！

我祖母十三年前在屯溪去世的时候，由于是客死他乡，为着日后能魂归故里，当时就没有下葬，而是在城郊隆阜乡下的一块荒地上，盖了间停放灵柩的厝屋。不久，我生母和奶奶的陪嫁丫头先后去世，棺木也都安放在这间厝屋里，准备以后一起运回浙江老家祖坟安葬，但是一直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万万没想到如今竟被盗了。

电报是住在屯溪的姑妈、也就是我爸的姐姐拍来的。

原来，今天一大早，住在中马路的姑妈和姑爸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是个乡里人，那乡下汉子开口就问：“你这是老金家吧？”

“是呀、是呀。”姑妈忙答应道，“你是——”

“我是隆阜的，你们家有间厝屋就在我们村边。”那人说道，“今天天刚亮，我早早下地摘菜准备到街上卖，远远望见你们家厝屋的门全打开了，走近一看，里面的棺材也都揭了盖，所以赶紧来告诉你们。”

“啊！”姑爸和姑妈听罢都大吃一惊。

“你们快去看看！”那人忙说道，“我的菜担子还在菜市上，我得去看着，先走了。”

“多谢、多谢你了！”姑妈一迭声道谢。

“不用谢，我每年清明都吃你们家的包子哩！”那人挥挥手，走了。

清明上坟分发包子是我们家的老规矩，自我记事起就知道，每年清明节全家要到隆阜上坟。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辈来说，则是一次盼望已久的春游，苍翠的山峦，碧绿的田野，灿烂的油菜花，鲜嫩的荠荠菜，一切都那么清新诱人，连那地里的青蛙蚂蚱，沟里的蝌蚪泥鳅，草丛里的蜻蜓蝴蝶，甚至那一行行密密麻麻的驮食蚂蚁，都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少激动和欢乐。

更为难忘的是上完香烧完纸钱后，大家围坐在厝屋门前的草地上野餐，就着茶水吃包子。那是在隆阜的馆子店里预先订好送来的，每次都有十几笼，按规矩，除了家里人吃的，一大半是分给在附近地里干活的人，也算是对乡里人照应我们家厝屋的一种感谢吧。时间一长，也就形成了习惯，每当清明我们上坟时，附近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主动过来，问个好聊几句天，然后带几个包子回去。没想到这一点小小的心意



竟被乡里人看得那么重,主动放下手里的卖菜生意,一路打听找上门来报信。

得到消息后,姑爸马上赶到隆阜,果然见厝屋被盗墓贼打开了,里面三具棺材,我生母芸姑和奶奶的陪嫁丫头姆姆的棺盖撬开扔在一边,露出两具白骨。奶奶的棺木实在太结实了,盗贼撬不开,只得在棺盖的上方凿了一个半尺见方的洞,因为按旧时的惯例,有钱人家的老人去世后,装殓时嘴里是含金噙玉的,称之为噙口钱,凿这么个洞便于伸手从死者嘴里掏宝。据阿爸讲,奶奶入殓时是含了个金元宝,不过是只镀金的,值不了几个钱,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只能做到这一点。那盗墓贼见厝屋里放着这么好的棺木,以为定有贵重的陪葬品,谁知只是镀金的,也就没有继续开棺了,至于另两具棺,则更是一无所获。

盗墓的时间肯定是在头天夜里,因为在奶奶的棺盖上,还残留着用蜡油粘着的小半截洋蜡烛。另外,据估计是外来的盗贼,要是本地的,要盗早就盗了,不至于等到这么多年。

情况查明,姑爸从隆阜回来的时候,见正街上的邮电局已经提前开了门,就进去给广阳拍了封加急电报。

阿爸接到电报,马上到汽车站,赶上开往屯溪的长途汽车,当天中午就到了姑妈家里。

我是直到晚上才得知上述这一切的。他们怕耽误我学习,等到傍晚才托人到学校里转告我,让我吃过晚饭后到姑妈家去一趟,有事。

我到姑妈家时,阿爸刚从隆阜厝屋那边回来,正在同姑妈他们说话。

“哦,云山来了。”姑妈一见我就说,“奶奶和你亲娘她们的棺材,昨天夜里被贼骨头撬了。”

“啊!”我不觉一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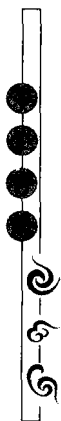
“下午我已经全部料理好了。”阿爸看了我一眼,告诉道:“请了个木匠将你姆妈和姆姆的棺盖复位,重新钉封。你奶奶的棺盖上凿了个洞,也封补上了,还刷了两道生漆。”

“里头丢了东西没有?”我问。

“我们家有啥东西好偷的。”阿爸惨然一笑,“他只看到你奶奶那具棺材好,没料到那只是沾了别人家的光,里厢并没有什么宝。”

“当时真捡了个便宜,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又引出这么个事!”姑妈叹息道。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阿爸接上道,“那具棺材密封得确实相当好,



下午补洞的时候我看了看，里厢的尸体还好好，与当年入殓时差不多，不像另外两具，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说到此，他语气中颇有几分伤感。

当晚，阿爸就同姑妈他们商定，如其长期放在厝屋里搁置，又没条件迁回祖籍，不如就地选块合适的坟地，将三具棺木葬了，也好入土为安。

最后，阿爸问姑妈：“杭州元寿和阿娇那里都通知了没？”

“早上都同时打电报告诉了。”姑爸回答，“下午都回了电报，路太远，他们都不过来了，叫我们全权处理，阿娇还寄了笔钞票来。”

元寿大伯伯是我阿爸的同母异父兄，阿娇表姐则是我阿爸的外甥女儿，出生时母亲就死了，从小由外祖母、也就是我奶奶一手带大的，跟我们家算是相当亲的。

“应强那里呢？”阿爸又问。应强小伯伯是阿爸的同父异母弟弟。

“这事跟他关系不大的。”姑妈说，“况且自他调离屯溪后，很少回来，现在连他确切的通讯地址我们也不晓得。”

“那就以后见了再说吧。”阿爸轻轻叹了口气。

“元强，明天选坟地要不要请个风水先生？”姑爸忽然想起。

“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哪里还有风水先生，早就全都改了行了。”阿爸说。

“车站的阿四从前看过风水的，何不叫他帮帮忙？”姑爸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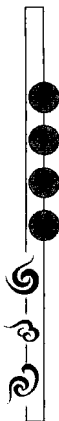
“阿四那点本事我晓得，”阿爸笑了，“还不如我懂得多。”

“那就靠你了。”姑爸、姑妈和我也都笑了。

第二天一大早，阿爸又上了隆阜，独自到附近的几个山头转了又转，终于被他选中了一块地方。那是在一座大水库岸边的半山腰上，周围都是坟茔，下方的一座特别气派，草丛中巨大的青石板墓碑嵌在厚墩墩的麻石框柱里，上面的字迹已不太清晰，看来年代比较久远了，据阿爸找人打听，那是清代的一座官墓。

奶奶她们的坟地就选在这座官墓的正上方，坐北朝南，背靠青山，前望碧水。墓葬的对轴线就选水库对岸正南的一株大松树为基准，奶奶的棺木居中，姆姆在右，芸姑位左。三墓一齐面对碧波荡漾的隆阜大水库，视野十分开阔，终年阳光普照，松柏常青，确实是块风水宝地。

姑妈姑爸对阿爸选的这块坟地也十分满意，姑妈还提出在做坟的时候多垒个假墓，以备她百年后可以在此陪伴奶奶。此话后来还真应验了，三十年后姑妈去世，此时屯溪已大力提倡火葬，不许土葬，但家人



仍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乘凌晨天未亮之时,悄悄抬棺上山,葬入预留的假墓之中,让她永远陪伴在了奶奶的身边。

第三天是星期天,也是移葬的日子,阿爸早已请好了移葬抬棺的工人。仪式一切从简,照搬每年清明的祭祀模式:上供、进香、烧纸钱,分发包子,然后工人起棺,阿爸、姑妈、姑爸、我,还有姑妈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小表姐阿姍,都扶着棺,往山上送。

半山腰选好的坟地上已挖好三个墓穴,棺木入穴,填土垒起坟包。坟前方有块空地可供祭拜用,当时摆上祭品,上香烧纸,我们一齐跪倒磕头,祈祷入土为安。随后,又在坟地四角焚了几堆纸钱,算是烧给山神、土地、左邻右舍以及孤魂野鬼的,祈求他们关照新迁来的老人。

大家原先打算在墓前立块青石石碑,但阿爸的意思还是不立碑为好。他请人在一块一尺见方的麻石礅子的顶面上,凿了“金墓”二字,然后深埋在墓前,仅露出两寸来高的凿字礅顶,作为标志,以便日后辨认。此举不知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但十年后却神奇地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坟山上的石碑都成了红卫兵要破的“四旧”,全被砸烂或者挖出铺路,连我家坟茔下方的那块清代官墓的古碑也未能幸免,唯有阿爸当年埋下的那块凿有“金墓”字样的麻石逃过了这一劫,因为它太不显眼了,淹没在草丛中竟未被那些挥戈横扫一切的红色小将们所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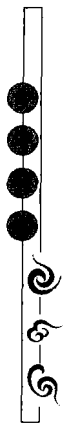
而阿爸却说,这一切,包括那年托的梦,都是一生积德的奶奶在冥冥之中显的灵,因为在她老人家死的时候,就有迹象表明是被神灵接走的。

提到奶奶,这得从她下嫁给当年的伙计、比她小四岁的我爷爷金二说起。

听老人们常说,我们金家在浙江萧山也算是个大户,虽无家财万贯,人丁却十分兴旺。我爷爷兄弟五个,他生于光绪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89年,排行老二,最是精明能干,所以小小年纪就被送到杭州城里学生意,在田记绸庄当学徒。

田记绸庄原是爿小店,只有一间铺面。后来田家老板娶进了城外一家程姓大户人家的小姐,陪带来不少嫁妆,还有一大笔铜钿,于是把隔壁一家大铺又盘了过来,生意就一下做大了。

我爷爷就是在“田记”扩店那辰光,进去当的学徒,当时还不满十三岁。



田家老板为人厚道，新婚妻子程氏也十分贤惠，两年后又生了个大胖儿子，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光满月酒席就连摆了三天。可惜好景不长，没过上几年快活日子，田家老板竟突然得了急症一病不起，最后撒手抛下娇妻爱子走了。

幸亏程氏虽是富家千金小姐，却是极聪明能干之人，嫁到田家数年，特别是自丈夫病后，已将绸庄的生意里里外外一一接手亲自撑了起来，加之店里几个伙计都忠心耿耿，程氏也善待众人，所以老板死后店铺在程氏的掌管下，倒也依然维持得过去。

此时我爷爷早已三年学徒出师，已是快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了。由于他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肚皮里有点笔墨文章，人聪明加上会做人，在师兄弟当中人缘极好，所以当绸庄老账房得了痼病要回乡下去养病时，程氏就叫他接手管了账。

难怪我在小时候曾有次无意中听同乡的一位老人跟人说起过：“不要看金二现在这副样子，想当年他年纪轻的辰光，倒真是把好手。光说那左右开弓两只手同时打算盘的绝招，无论算多少笔账，只听得劈里啪啦一阵阵响，你刚把一大串数目字报完，他两手算的结果也就出来了，左右两边算盘上打出的数目绝对一模一样，一个子儿也不会错咯！”

爷爷自当上账房先生后，不仅把一本账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分毫不差，同时，也把店铺里外的事情尽心打理得有板有眼、妥妥当当。天长日久，自然而然，慢慢地也就得到了老板娘程氏的另眼看待。

程氏领着年幼的儿子掌管着店铺，尽管自己精明能干，但毕竟是妇道人家，遇到外出谈生意之类出头露面的事情还是有诸多不便。她是独养女儿，无兄无弟，虽说有一帮伙计，特别是我爷爷帮忙撑着门面，但是伙计总归是伙计，有时是上不得谈生意的正规台面的。加上自己年纪还轻，孤儿寡妇又有这么一大号店，赶上当时杭州城里的风气已经比较开化，所以上门提亲的人自然不少，其中免不了有些窥财贪色的无赖之徒，叫人烦也烦死了。程氏思前想后，为了这份家业，也为了断了某些人的非分之想，竟动了下嫁给我爷爷的念头。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革命党武昌起义爆发，湖北、湖南相继宣告独立，江浙也随之响应。辛亥革命烈火燎原，满清皇朝疯狂挣扎，社会动荡，人心大乱，百姓纷纷出城逃避战祸。田记绸庄的伙计们也不例外，性命攸关都一一告假回乡下避难去了，程氏也无法阻拦。唯有我爷爷金二非但没有走，反而把在萧山的几个兄弟都唤了来，帮忙日夜守卫店铺，保护着程氏母子及其家产。



日久见人心，患难生真情。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程氏终于禁不住将一直尽心守护在门外院子里的金二，一把拉进了自己的卧房，用自己柔软炽热的身子，紧紧抱住了他几近冻僵的健壮身躯，将久寡的成熟女人一腔火辣辣的爱火与热情，毫无保留地统统融入到了血气方刚的年轻伙计的心里。

话说到这时候，已经是民国了。就这样，我爷爷被大他四岁的老板娘招了亲，名正言顺地成了田记绸庄的新掌柜。程氏虽然比他大好几岁，但是由于从小生长在财主家，后来又是做的少奶奶，生活一直比较优越，长得嫩相，加上容貌身段又好，因此外人看来，同我爷爷倒也十分般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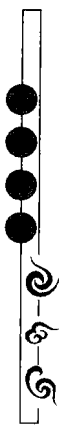
成亲后，虽然店铺老板已改为金姓，但是店门上方那块“田记绸庄”的雕花油漆招牌却始终未动，为的是给田姓儿子留份产业，这也是老人们常称道我爷爷积德之处。至于十多年后我爷爷他老人家又偷偷在萧山乡下另娶了房黄花闺女的妻妾，还生了个小儿子应强，那又自当别论了。

我爷爷金二同奶奶程氏先后生有二女一子，那最小的男孩便是我的爸爸。

我爸爸金元强结过三次婚，我亲妈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去世。如今，我爸爸和他的第三任妻子，也就是我的继母，前几年也先后过世了，而唯有四人中最年长的，人称“长婆”的我父亲的元配夫人，年届九十，却至今依然健在，而且每天还能喝二两绍兴老酒，搓上几圈麻将。

那是一位十分慈祥可亲的老太太。小时候听老人们提起她时称之为“长婆”，给我幼小的心里印象想必是又高又壮。其实，当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在安徽上大学的时候，有年暑假奉父命弯道上海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妈妈”时，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只是比我那中等个儿的父亲稍高一点点罢了，然而由于瘦，加之皮肤白皙，给人的第一感觉却远比她的实际身高“长”出了许多。

那时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时期，父亲之所以叫我暑期弯道从上海回家，除了让我代他看望看望这位大妈妈外，更多的成分怕是让正在长身体的我，能在她那儿补充点营养，好好吃一点。因此他在信中特地注明：“若上海情况尚可，你可在那里多住段时间。”我知道，当时在皖南的家中，是在靠米糠和油渣填补口粮之不足的。



看来,虽然分手已经二十多年,老爸对他的前妻依然是看得准信得过的。她平平常常地接待了从未见过面的我,既没有做出夸张的惊喜,也没有觉得丝毫的生疏,仿佛她早已在心里容纳了我这个儿子,而儿子放假回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她像天底下所有的慈母一样,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出来给我吃,虽说她自家并不富裕,和她的后夫、一位很忠厚老实的米厂老工人,挤住在偏僻的南市区一间极其窄小的楼梯间里。

夏日的晚风,从黄浦江十六铺码头那边习习吹来,天上的星星静静悬着,没有月亮,亘古不变的天河在头顶上空泛出一抹淡淡的白晕。

“你阿爸年轻的辰光长得还是蛮漂亮的,尤其是一双眼睛特别有神,又黑又亮,总是闪着一种热烈的光,情意十足,像是会说话儿似的,真的很讨女人喜欢。”大妈妈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乘凉,一边同我慢慢谈着天,刚过五十岁的白净的脸,在星光下闪着一种近乎透明的亮光。“当时他在杭州一家印刷厂做事,我在西湖纱厂当挡车工,他有个师兄的阿姐同我是要好的小姊妹,就这样我同他认识的,见面第一眼,我们俩就彼此看上了。”

真没想到她和我爸爸竟是一见钟情自由恋爱,那可是在封建的二三十年代呀!

“那辰光这种事情是比较少。”她看出了我的诧异,“况且我是个孤儿,还比他大两三岁。”

“我爷爷奶奶能同意吗?”我担心地问。

“开头是不大同意,主要是嫌我大。”她眯起眼笑了,满脸的灿烂,“但是你阿爸很坚决,就跟爷爷奶奶讲,大几岁有啥关系,你们不是同样过得蛮好嘛!你爷爷奶奶晓得你阿爸是孝子,能说出这么重的话,一定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的,所以也就不再说他了,选了个好日子,把我接进了家门。”

“结婚后,你阿爸一直待我蛮好。”她清澄的眼里闪着亮光,继续叙述道,“那辰光,杭州城里堂子、也就是妓院蛮多,你阿爸年纪轻,结交的朋友又广,免不了被人拉到堂子里吃吃花酒听听戏文,但是他吃酒归吃酒,却从来不在堂子里过夜,再晚也要赶回来陪我。”

“一年后,我生了你小蓉阿姐,家里开销大了,你阿爸就再也没上过堂子,即使朋友来拉也不去。那段辰光是我顶开心的日子,要不是短命的东洋人打过来,也就不会有后头那些伤心事了。”

她眼里的亮光陡然熄灭了,我也沉默了。天边悄然无声地划过一道



流星，邻舍家门口乘凉的人都回屋休息了，四周显得分外静寂而空旷，我这才感到夜已深，从远处吹来的江风很有点生冷了。

那是我从小不知听过多少遍的故事。

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937年，日本鬼子在上海开了火，随即直下杭州，一时战火纷飞，我们家店铺住房也被飞机炸弹炸中烧个精光，幸好人都逃进了凤凰山的防空洞里没有出事。警报过后，眼看全部家产付诸一炬，已无栖身之地，而且战事日紧，杭州是呆不成了。全家人一商量，决定先投奔萧山乡下的五阿公、也就是我爷爷的五弟家，暂时避避难再说。

可是万万没想到，随同大股逃难的人流走了没有多远，短命的日本飞机又来了，一路狂轰滥炸，满世界逃难的人群顿时被炸得七零八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小蓉娘与家里人冲散了。随即大队的东洋骑兵，跟在飞机屁股后头又紧追了过来，见人又打又杀。此时只见逃难的人群像钱塘江潮头翻滚，全不由人。我阿爸只得紧抱女儿，护着父母裹在人群中过了钱塘江大桥，没命地往南逃。直到跑出十多里路，逃难的人们听听身后头已没有了枪声，这才试探着放慢了脚步。

终于，从最后面传来消息说：钱塘江大桥已经被我方预先埋好的炸药炸断，东洋兵一时追不过来了，但也断了城里百姓出城的路。听说现在杭州城里乱得不得了，烧了不少房，也死了好多人，还有被强奸的，幸亏我们总算是逃出来了。

可是小蓉娘、小蓉她娘现在在哪里呢？

此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转回去找已不可能，一则太危险，二则拖累了老人和幼女。我阿爸思前想后，只得一狠心，还是先到五阿公那里再商量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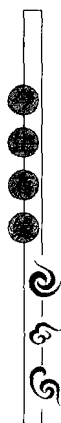
在乡下独居的五阿公听说东洋人已经打进杭州，正在为二哥全家人担心，见他们一家老少到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一个劲说道：“东西都是身外物，只要人没有事就好、就好。”

“可是，小蓉她娘在路上逃散了！”奶奶紧搂着不到两岁的孙女儿，伤心地说。

“阿嫂莫急、莫急。她年纪轻，活络，不会有事体的。”五阿公忙劝慰道，“你们先吃点东西，歇一歇，我这就到邻近几个村子去寻寻，或许她跟到别的逃难人堆里了。”

我阿爸结婚的时候，五阿公去喝过喜酒，后来又常到杭州去，所以





小蓉娘他是认得的。但是五阿公还是很细心地一一问清了小蓉娘出来时穿的衣裤鞋袜,拿的什么样的包袱,这才打了个灯笼出了门。

原以为五阿公去去就回来了,谁想到全家人竟和衣等了个通宵!

天麻麻亮时,他终于回来了,手上提的灯笼在晨雾中闪着幽幽的光,另一只胳膊上却挎着个沾有斑斑血迹的蓝印花布包袱。

我阿爸的脑袋“嗡”一下就木了,那正是小蓉娘的东西!

“回来啰、回来啰、小蓉娘回来啰——”五阿公嘴里拖着长音喃喃念叨着,任谁也不看,笔直朝堂前走去,虔诚地将忽闪着幽光的灯笼和沾满血迹的包袱,恭恭敬敬地供到正中的八仙桌上。

这分明是我们老家招魂归家的习俗,此时任谁都已明白:小蓉娘已不在人世!

全家人的伤心自不忍细说,单表五阿公昨晚出门后的情况。

他打着灯笼跑了邻近几个村子,看到逃难来的人真是不少,有一家一摊的,也有几家伙成一堆的。乡里人生性纯朴好客,都在忙着腾出房子安顿他们。五阿公一家家都转了转,就是没有小蓉娘,一直转到离大路最近的前村,忽听得有户逃难人家正在向村民述说经历的险境,五阿公就插上去打听有没有见到这么这么个年轻女人。那家男人想了想说,我们是最后一批逃脱的,沿路看到有不少尸首,有被东洋飞机炸死的,也有被东洋兵的枪打死的。印象中恍惚是有个像你讲的穿阴丹士林旗袍的瘦长女人,尸首旁边还撂了只蓝印花布包袱。

“穿的啥鞋袜?”五阿公急问。

“这倒没有留意,都忙着逃命哩。”对方答。

“大概在啥地方?”五阿公又问。

“离这里也就十二三里吧。”那人又想了想说:“对,就在东洋飞机攒炸弹的大路边上,有好几个炸出的大坑,那具女尸好像就在紧挨大路的那个坑边。”

看来小蓉娘是凶多吉少。五阿公看看灯笼里的蜡烛快点完了,就向村里人又讨了几支,谢过就上了路。

天,黑漆漆的。大路上一片死寂,仿佛地里的虫子听到打仗也不敢叫了。灰蒙蒙的田野里东一簇、西一丛地飘忽着一团团变幻不定的白雾,满是鬼气,恍惚是一个个屈死的冤魂在游荡。五阿公急惶惶地直往前赶,野地里森冷森冷的,但他还是走出了一身汗。

十来里路对乡下人不算啥,不到半个时辰五阿公就到了东洋飞机轰炸的地方。可是任他打着灯笼到处寻找,只见地上的片片血迹,却没